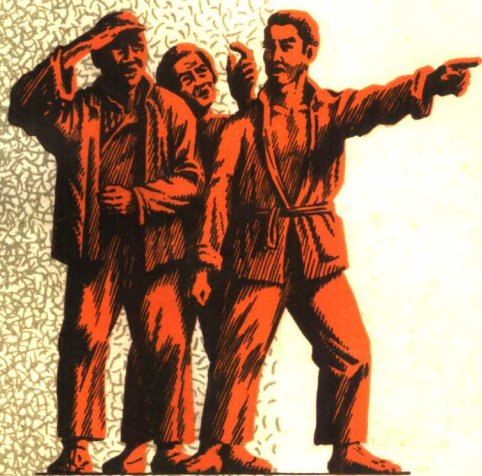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征 农 著

春天的故事

新文艺出版社

春天的故事

征 农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春 天 的 故 事

征 农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 1 5 5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 011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404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4 11/16 字数 93,000

1957年 6月第1版

1957年 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,000 定价(6)0.38元

前 記

这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。在这集子的前面，我认为应该向读者介绍一下的，是我的创作经历和态度。

我是生长在农村的。从八岁到十五岁，全受的是私塾教育，口内哼哼的，不外是“四书”“五经”跟唐宋八大家。虽然那时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高潮，相继激动了全国，但在我却连嗅也没有嗅到。

一九二七年，暴风雨把我卷到了所谓文化中心的上海，于是才开始和文学接触。起初，只是因为生活的烦闷，把文艺作品当成消遣品看；过后，渐渐发生兴趣了，愈看愈多，愈有味，着实感到可以给自己一种感情上的发泄；后来，自己也就开始提笔写起来。

我的第一篇小说，即是描写农村生活的。记得：题目是“爱与罚”，发表在一个大学的校刊上。这东西，虽然写得不成样子，因为内容尚朴实，在标语口号文学盛行的当时，倒还得过朋友们的称许。可惜的是生活的约束，不允我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，一产之后，就又中止了。

中止，当然不是完全与文学绝缘，只要有时间，我还是看点文学书。而且，实际上，现在我能够写点东西出来，怎样也不能忽视那三四年的生活修养的。

一九三二年，以偶然的機會，跑到了南國。在那里，生活比較空閑，創作欲，自然又隨着沖動起來了，這才又接連寫了“禾場上”、“有兩個兒子的母親”等好幾個短篇。到一九三三年，“禾場上”在“文學”上發表，恰巧那時我也回到了上海，經朋友們的無限的激勵，於是我便正式踏上了文學這條路。

我和文學的關係是這樣的淺，自然寫不出什麼好作品來。不過，我有一個這樣堅定的信念：一個偉大的作家，並不是什麼天才，必然是由他的艱苦學習造成的；不僅從書本上去學習，更要在生活中去學習，深入社會各個角落里去學習。求知於天花板，是不會成功的。比如：我自己所寫的東西，大部分取材於農村，這就完全因為自己生長在農村，和“跟牛屁股”的人們常混在一道的緣故。熟知的生活，熟知的人物，所以這些作品的内容，也還可說是真實的。我願意永遠在我的作品中保存着這點真實。

放大自己的眼光，豐富自己的生活，這是今後我的創作活動的目標。我相信，今後或許還能夠寫出更好一點的作品來。

1935, 3, 21。

目 次

前 記.....	1
春天的故事.....	1
有兩個儿子的母亲.....	28
結算.....	35
下雪的早晨.....	42
啞巴別傳.....	51
一篇嫁女人的賬.....	58
禾場上.....	77
蕭姑庄.....	98
新年是不准哭的.....	109
赶墟.....	119
十一个長伙.....	126

春天的故事

1

三月×日。

老大站在田路上，左手叉着腰，身子略斜，靠在扶住鋤把的右手上，兩眼失神地望着田內。

“秧又坏了。”老大摇摇头，叹着气。秧，疏疏落落的，剛发芽，活象鬍鬚头上的头发。

事情开首就是那样不順利：禾种剛下田，大雨接着下来了；一天，兩天……田內涌起来的水漫到田路上，一望白茫茫。水溝內，缺口內，水在嘩嘩地流，好似决了堤一样。那时候，老大的心，早就不安地冷了一半。他时刻冒着雨在田路上轉，轉。大雨一直沒停，眼見粒粒的禾种，在漫天的大雨水內漩，要不被埋进泥底，就要被水冲出缺口，从溪內流到大河。那情况，实在是連想也不敢想！

“剛好是坏了秧啊。”老大又叹了一口气。

凝皺的水面，忽然划开一道裂痕，掀起的皺紋，慢慢地向四圍蕩开去，蕩开去，接着翻上来的是一陣泥水。

“有魚啦。”老大心內叫着。有魚，明明是下雨时漫壠漫进来的。他一直注視着，有点恨，但却沒有勇气和平常一样跳

下水去捉。

他提着鍬開始繞着秧田路走。現在是要防着田內有漏洞，漏出了水，秧便要受干。他一路細心地察看着，每看到一個缺口，他都要跪下田，伸手在前后摸摸，試着有沒有漏水；過後，用鍬敷上几鍬泥，於是再看一回才放心。真的，他連自己也相信他是一個最勤謹，最細心的人，他雖然僅僅四十歲，却下了三十年的田，對於耕耘收穫，從來不曾放鬆過一下。然而，現在，他的秧却壞定了。

在他的秧田下首的一丘，是他本村財寶的秧田。財寶自己並不做事，靠的是兩個伙計。天曉得，偏偏他的秧，今年特別比人好，碧油油的，一點沒有受到大雨的損害。老大走過時，望着就不舒服，尤其想起財寶得意地對他們說的話：

“我知道今年是應該早一點下禾種的，你們為什麼不早點下種呢？”

這有什麼值得驕傲，難道這是人的錯誤嗎？財寶，他種的是自己的田，他有錢，遲早自然可以隨他的意，而老大，他自己卻連秕糠也沒有一粒，數斗禾種，正不知經過了多少困難，說了多少好話，才到了手。

他想着，簡直有點恨天。天剛剛是那樣專和窮人為難，早幾天下雨不好么？壞了財寶的秧，算得什麼，馬上可以補種。現在擺在前面的，却恰恰相反，這是怎麼一個世界呢？他極力忍着不使視線和財寶的秧田接觸，不理，也就算了。然而，這不能夠，碧油油的秧，比什麼都更具有誘惑力，而且就在自己的腳下，一轉眼，視線便不自覺地落到田內去了。他氣憤地瞅着，好象那就是他的仇人，他要和它決鬥。他很想跳下田去，把那

刺人的秧一根一根拔起来，因这样，他手内的锹，便不时鏟着泥，一块一块向那田内丢，随着一声水响，碧綠处現出来的是几个泥坑。

毕竟，这依然不能平他的气。从財宝的秧田内，他的視線，立即又轉到了他自己的秧田，这該是坏到怎样的地步啊！显然的，一望他就明白，三斗禾种的秧，連一半的希望也沒有。要作田，他就要赶快补种，何况，田是租的別人的，荒了田，还是一粒租谷不能少。然而，种籽在哪里？錢又在哪里？由于过去的經驗，他深知道，这时候，就是向人家借一粒谷，也比上天更难。前次借种时，林老板的話，还留在他的耳朵内响。林老板說：

“你看一看，現在是什么时候啦？兵慌馬乱，就是有錢有谷，誰又肯凭空借給人？”

你想，再有什么办法咧！他陷入极端的苦痛中，他不但恨財宝的秧，就是自己坏了的秧也恨起来。他要把那秧田踏成平地，要把他手内的锹，远远的，远远的丢开。不么？禾种在哪里？現在是需要补种啊。

太阳已漸漸向对面的山谷内插了进去，余下的血球般的紅光，照耀着天空。

“老大，怎么啦？你的秧，总比我的要好吧。”从另一条田路上，有一种衰敗的老年人的声音，傳入了老大的耳内。老大不經意地抬起头寻着声音望去。

那是仁四叔，一个近六十岁的老头，沒有儿子，自己还种田。他也正提着锹从田上准备回家。

老大这时方感到是回家的时候了。他一面望着仁四叔向

他那条路走去，一面搖頭說：

“活不成了，你老叔見過這樣的世界么？”

“這是劫數！”老年人幾聲咳嗽。他們已走到一條路上了。

“兵災，水災，旱災，加上是壞秧……”老大大搖著頭。

“這都是劫數，”老年人重複著，一對滿布血絲的火把眼，含著的淚水快要流下，“我的秧更壞，比什麼人的都壞。”

“什麼劫數，偏是財寶的秧就好啊。”老大大聲說，好像是和人吵嘴。

“劫數，劫數，”老年人無力地聲辯著，一面用圍巾揩著他的眼。一会，好似感到一點什麼希望；一会，希望似乎又幻滅了。他的嘴唇，只是一張一翕地在顫動。“壞了秧，禾苗收成一定是好的；一定的。這是古話……然而，現在的世界變了，變了，連古老話也靠不住了。也許……”

老大不耐煩再和這老头兒嚙蘇了。這老头，在他看來，可憐又可厭，老是說那一套老話，有什麼益處呢。老大僅僅諷刺似地拍了他一下，“你老叔還是在翻著舊通書么？”於是，加緊腳步，趕過他的前面去了。

他的心重又陷落在補種的深坑里。他明白，圍繞在他的四周的，實找不出一條好出路。只是無論怎樣，總不能坐在那裡等死。他艱苦的想著，經過了百般的搜索，忽然，他想起了自己家裡還存有几斗麥子，這是延續一家的生命的几斗麥子。糶了麥，再糶禾種，當不致於還成問題。於是，余下來的，便是眼前的飢餓與未來的收成兩方面的決鬥。這決鬥，使他無法調和地又痛苦了好些時，過後咬緊牙齒，“拿命拚去吧！”才算有了最後的解決。

到了村內，他机械地把兩只被泥敷住了脚在門塘內摆了儿摆，接着，洗了一洗鍬，帶着沉重的一颗心向家里走去。

剛进巷，一群小孩子叫着跑出来。有一个正冲到他的脚下。

“飞机呀，看飞机呀！”

“碰着鬼嗎？”他恨恨地望着那正在他的脚前的孩子罵，好象他剛剛发现了一线希望，忽又被他們喊跑了。

“飞机呀，飞机呀！”孩子們一点不理睬他。

他站住，望着他們乱叫乱跑。随着，他的耳內，也立即起了一阵嗡嗡的响声，由远而近，漸近漸大。他抬起头，啊！一架，兩架，好几架飞机，正从他的头上掠过去，飞繞在后面的还有一大群的老鴉。

“这样晚有飞机，这一定又是前方失敗了。”老大很有經驗似地說。随后，一面走，一面低下头，祈禱般喃喃着：

“为什么不快点打来咧。”

2

“糴了麦子，看你吃什么。”老大的女人，无可奈何地埋怨着老大。

老大不做声，一直装麦子，由一只破瓦坛內装进篾籬。他何尝不明白，自己的話，并不能使女人心服；不顧眼前的飢餓，只去追寻一点未来的希望，这又該是多么愚蠢。老大說：“現在还不至于会餓死吧。”其实，这条生路究竟在哪里，不但是他自己毫无把握，而且也覺得这完全是騙自己以至騙自己的女人。不是么，现在为了要补种，便得連維持一家生命的几斗麦

子，也不能不糶去。何況將來，將來，誰能保證將來啊。

然而，他的秧壞了，他是萬不能不補種了。對於種田，他是最不服氣的；即使挨餓，也不肯在別人面前示弱。不補種，便要荒田，他肯眼望着別人栽耘，讓自己的田在那里荒嗎？地主的惡罵，別人的譏笑，尤其下年一家的生活，都強迫他使他不能不拚一拚。

“看你餓肚皮去！”女人繼續說。

老大仍不做聲，他實在找不出話來回答，也沒有勇氣回答。他的女人，對他從來只曉得服從的；現在，為了飢餓，為了他自己也深預感到的飢餓，她怨他，他能就這樣打她罵她一頓？他不能，他只有不知是憤怒還是討饒地瞪她一眼，意思是說：

“不要再羅嗦了。”

裝好小麥後，他細心地把粘在坛底下的一粒粒抹了出來，又一粒粒把散在地下的拾起。每一粒麥，都附着他的一顆生命。他望望那空坛，又望望籬內的麥子，就好象他的生命有如坛那樣空虛，要隨着那几斗麥子的糶去而毀滅。

“飢餓啊，飢餓啊！”坛張開口在哭，麥子揚着眉在生氣，他的耳邊似乎有無數悲慘的聲音縈繞着。

“這是怎樣一個世界！”他站起來，痛苦的搖搖頭，自己對自己說。

他本來打算連几斗大麥一起挑去糶了的。這一來，他的手軟了，他似乎不敢再彎下身去靠近那裝大麥的坛了。他瞥一瞥他的女人的哭喪着的臉，於是，心一轉，決定把糶大麥的念頭打消。

“算了吧。秧不够时，再说。”他立即轉身，仍是一声不响地拿起扁担挑着小麥就走。

“看你吃什么！”女人的声音一直送他出了門。这时，半天紅霞，才吞尽了前夜的黑暗，吐出一點朝氣来了。

他是去赶曲江鎮的圩。

曲江鎮，离老大的村庄約有十余里，是周圍二三十里遠近的唯一的大鎮市。那里：有油鹽鋪，有粮食行，也有卖洋布洋袜等的洋貨店。这是附近的脉博，人們把自己的收获从家里搬来，又把日常必需品从这里搬去，十日三圩，平凡地規律地輪轉着。

老大到的时候，已經开圩了。圩是在街口的一个大空場內，除了当圩的日子，便只有散放的猪牛在那里撒尿撒屎，这时，人声、牛声、乳猪声，鬧成一片。老大挤了进去，把籬担停放在許多粮食担的旁边，然后，把兩只籬提攏来，扁担放在籬上。他一面用围巾抹着臉，一面却找寻什么似地向四面望。

“豆子什么价錢，开了价沒有？”他随便向着靠近他的籬豆子的人問。

那人搖搖头，現出很不安的样子，随着，也向老大的籬內瞥了一眼：“你籬麦子么？”

“是的。你这时为什么有豆子籬？”老大接上問。

“豆种啦。”那人沉重地回答。

老大便不作声了，眼皮低下去望着自己的籬內。心內想：“穷人的命运，原来都差不多啊！”

但是，那人忍受不住似地又喊着老大：

“現在市面很不好，谷是兩块錢的行情，还没有人籬，你

看，”于是他用手一指，老大的視線随着跟上去。在那里，重叠的堆着谷籬，最少有几百十担。“那是一个姓陈的财主的，一家的，现在还没有开价罗！”

“兩块钱一石？”老大不禁惊疑地喊起来。

“沒有人糴啦！”那人再加重說。

这真使老大模糊了。谷，沒有人糴，他不但沒有見過，就連听也沒有听过；而且他自己，不，許多穷人，不正是在挨餓嗎？这样的世界，这种不能理解的世界，他失望地搖搖頭，深長的叹了一口气：

“这世界真不知要变得怎样了！”

太阳已平着人們的眼射下来，微帶着殘留下的春意的风，拂在大地上，可惜并不能減輕这一群人的煩躁与焦急。

圩上，依然喧鬧：人挤进来，又挤出去，叫卖油条大餅的小孩，老在各人的面前喊。

別一方面，这脉搏显然并不活跃，甚至是停止了搏动。粮食担靜靜地依着原来的排列躺着，起初是那样，现在还是那样，几个牙人白着眼坐在一張單桌旁边，有时，走开到別人的籬內，撮出一把粮食放到手掌內，看一看或擦一擦，然后又懶散地走了回去。此外，乳猪的叫声，却表示着这市場的仅有的的一点微弱的生机。

“飞机呀！”忽然有人喊。跟着大家喊起来，头一齐向上望。

嗡嗡嗡，飞机在头上轉了。先看，高高的；殆后，愈轉愈下，愈轉愈下，快要触到屋檐上。

“呀！”圩上人群頓時騷动起来，有的在乱跑。

“要丟炸彈的呀。”有人提出警告。各人的臉，馬上變成鉄青，有的吓得發了昏，年紀太小的索性在哭。

“不要亂跑亂叫哪。”又是一個警告。這警告，同樣有了效力，大部分強迫眼淚向肚里流，不声响地顫抖着。動的，靜的，哭着的，大家都好象在預備和死掙扎。

然而，炸彈終竟沒有扔下，飛機，再几轉，立即又凭空卷上去，飛走了。

“多險呀！”然後松了一口氣，每雙眼睛還是驚慌地直追着那已經沒入雲端的黑點點。

“這是為了什麼？”

“怕我們是‘匪’啊，這樣多的人。”

“前方很緊啦，聽說縣里阻了渡。”

“好險！”死的恐怖，又重新在各人的臉上一現。

太陽快當頭，賣大餅的孩子又在喊叫，一切漸漸平靜下去了。平靜不下的是各人的心，時光已在催促着他們向四面移動。

“碰鬼，白走一趟！”老大深深地吐了一口冷氣。驚慌、悲憤，交擊着。

他望一望靠近他的那個人，那人一面咬大餅，一面提起扁担準備走。

“走嗎？”老大問。

“罷圩了。”那人回過頭，隨即伸出一隻拿着大餅的手向着老大，“你吃一個麼？吓，餓了咧。”

“不，我不吃。”老大艰澀地回答，同時也確乎感到餓了。

他摸着自己的荷包，荷包內有一張本地的小票，一百錢。

他計算：“买兩個吃吧，”但当他望着一个卖大餅的孩子准备叫时，耳边就似乎有人提醒他：“你的麦子还没有糴，”剛好拿出来的一張小票又只好塞进荷包去了。

“走吧！”最后，他終於咬紧牙挑起糴担离开了圩。

他显出异常的疲乏，仅仅兩斗多的小麦，在他肩上就好象有了千斤。他飢餓，他悲憤，他怀疑，这世界的一切太使他不能了解了。他挑着担直穿过正街。街上仍然挤着許多挑糴担的人。店：大的，小的，排列在兩边。一切都同过去一样，不同的，是那些坐在櫃枱內的老板，完全失掉了那种做生意人的伪善和兴奋；他們的冷淡的、忧郁的面孔，表示着与街上的人漠不相关。他走着，自己安慰自己：

“算了吧，女人还不願意糴咧。”

但，問題偏不是这样的簡單，他要补种，而且挑了来又挑回去，究竟是一件損失。当他經過每家粮食行的店門时，他总还要跑进去，恳求似地問：

“老板，兩斗麦子，糴么？”

老板大都搖搖頭，有的掉轉头不理。他这才又蹣跚地走出来，又憤慨地安慰着自己：

“算了吧。”

正这时，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声吓破人胆的叫喊：“拉伏呀！”

接着，店鋪上了門，人象潮水般涌出街口。

茫然地跑着。拉伏的喊声，就象直追逐在他們后面。誰也不肯停住回一回头，誰也不明白拉伏的到底在哪里。拉伏，在他們的直覺上，实比飞机可怕得多啊。

老大連自己也不知道怎样跑回了家。他放下籬担，便向門限上一倒，喘着气，嘴唇也白了。

女人走攏来，望望他，又望望籬內的麦子，关心地問：

“怎么样，沒有糶？”随着，停了一停，好象不安似地，加上一句：“剛剛李老板来討欠租，还有老二的。”

老大翻了一翻白眼，不回答，但等他要說“險些沒有了命”时，女人已經走开了。

3

黑暗吞沒了大地，几顆忽隱忽現的星星在屋角上閃。

“老二在家么？”老大站在关起来的門外問。老二和他是分居的，住在一个祠堂里。

“是老大？”老二答应着，于是老大进去了。

在祠堂內一角的油灯下，坐有好些年青的、活潑的小伙子，他們見了老大，笑着打招呼。

“老大，今天赶圩来？”有一个小伙子問。

“是的，糶几斗麦子，”老大回答，随后，搖一搖頭，“碰鬼，糶不成又挑回来了。”

“价錢不好嗎？”

“根本沒有人糶！”老大沉重地說，窺探似地望着小伙子們的臉。

“这时候，自然沒有人糶粮食。”小伙子却不象老大那样惊奇，只是平靜的、活潑的回答。

这使老大有点不舒服了。粮食沒有人要，都成了自然。他想問，但另一个小伙子搶着先开口：